

关平打小就比别人笨一些，做什么事都比人家慢半拍。他3岁上才学走路，4岁才能说出一些简单的词语。上小学时一个“9”老是反着写，老师手把手地教了多少遍也纠正不过来，老师哭笑不得，就随他去了。关平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后几名，同学们不大搭理他，老师也不喜欢他，总是让他坐在最角落的地方自生自灭。

关平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把自己拉扯到初中，父亲可不想让他读高了，不想白扔钱。“读个技校吧，早日找个工作。”父亲安顿他进了一家技工学校，但是几个月后技校也让他退学了，原因是他在实习操作的时候经常会碰伤自己，学校怕出事故，赶紧将他退了。父亲又先后给关平找了几份学徒的工作，也都是手脚笨，不开窍让师傅轰了出来。“别人不要，跟着我吧。”父亲大手一挥，关平乖乖地跟在他老子的后面。他卖菜，卖菜得手脚灵活，还会吆喝。起初，关平不肯出声，老爸一巴掌打出了他的声音，声音捏在嗓子眼，怪声怪气的，象初啼的公鸡。

过了父亲一段时间，父亲便教他怎样在秤上做手脚。有一次一位大嫂买菜，掂着一把芹菜随意地问了问：“会少我秤吧？”关平脸一红。

关平老老实实地说：“少了二两。”

正好父亲听到了，一巴掌把他煽到一边，买菜的大嫂也被这个诚实的关平逗笑了。

关平常常背着人叹息，这小子心眼太死，在这花花世界里过日子该咋过。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关平不知道父亲心里的急，是可着劲儿练几年功夫，就长成一高个儿的小伙子。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一册

# 上天眷顾 笨小孩



临川柴子

从小就比别人笨一些，做什么事都比人家慢半拍。他3岁上牙牙学语，4岁才能说出一些简单的词语。上小学时一个“9”总是反着写，手把手地教了多少遍也记不下来，老师哭笑不得，就随他去了。初学成绩一直是班里最后几名。同学们不太搭理他，老师也不收他，总是让他坐在最角落的地方自生自灭。

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把日子捱到初中，父亲可不想让他读高中。

“不读书挣钱，”这个说法啊，早日找个工作。”父亲要

送他去读技工学校，但是几个月后被校方让他退学了。原因

是在实习期间的时候经常弄伤自己，学校怕出事就

把他退了。父亲又先后带他去干了几份零活的工作，也

没干成。还开过出租车，后来，”别人不要，就

”父亲大失所望，第二天带他跟他老子的后面，

买菜，买菜得斤斤计较，还常常吆喝。起初，关平

觉得，老爸一巴掌打出了他的声音，声音现在脖子

处痒痒的，像蚂蚁在爬。

又等了一段时间，父亲便教他怎样在秤上做手脚，

又给他做买卖，还教他一下午就赚了钱了。下

”我拜师！关平脸一红。

父亲突然地站一走了。

开始又去逛到了

后来他又去逛了逛。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了，关平觉得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关平觉得他应该去逛了。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二辑

# 上天眷顾 笨小孩



临川柴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天眷顾笨小孩 / 临川柴子著. —南昌: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41 - 6

I. ①上… II. ①临…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923 号

## **上天眷顾笨小孩**

临川柴子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黄 平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2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641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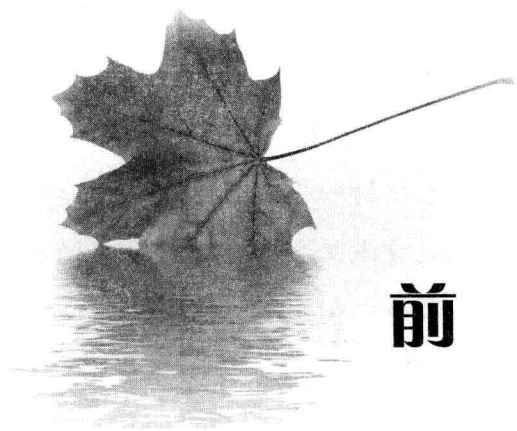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3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 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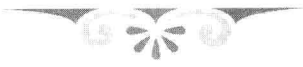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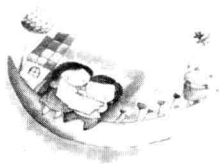
|                |    |
|----------------|----|
| 阴谋家 .....      | 1  |
| 端村往事 .....     | 3  |
| 油布伞 .....      | 7  |
| 铁皮屋 .....      | 9  |
| 红土 .....       | 12 |
| 出走 .....       | 14 |
| 榜样 .....       | 16 |
| 钱行在 1985 ..... | 18 |
| 预见 .....       | 20 |
| 樱花落 .....      | 22 |
| 菊花白 菊花黄 .....  | 24 |
| 野骆驼 .....      | 27 |
| 东风破 .....      | 29 |
| 失踪 .....       | 31 |
| 苦蜜茶 .....      | 34 |
| 手 .....        | 36 |

|                 |    |
|-----------------|----|
| 草秸垛 .....       | 38 |
| 1938 年的情事 ..... | 40 |
| 红颜 .....        | 43 |
| 真把式 假把式 .....   | 46 |
| 你的爱像观音手 .....   | 49 |
| 马雅的咒语 .....     | 51 |
| 小渔的情人节 .....    | 53 |
| 空巢 .....        | 55 |
| 刺青 .....        | 58 |
| 你是一头森林象 .....   | 61 |
| 爱情蜗牛 .....      | 64 |
| 青花瓷 .....       | 67 |
| 紫槐花开 .....      | 70 |
| 无声电话 .....      | 73 |
| 被遗忘的风扇 .....    | 75 |
| 血陶 .....        | 77 |
|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 | 79 |
| 爱尔兰画眉 .....     | 82 |
| 画瓷 .....        | 84 |
| 蛇惑 .....        | 86 |
| 寄生蟹 .....       | 88 |
| 金丝雀 .....       | 91 |

|                   |     |
|-------------------|-----|
| 唇印 .....          | 93  |
| 车票与半个苹果 .....     | 95  |
| 梦幻美人鱼 .....       | 97  |
| 扔鞋接客之 N 种猜想 ..... | 100 |
| 翅膀 .....          | 103 |
| 太阳鸟 .....         | 106 |
| 且听风吟 .....        | 109 |
| 千层底 .....         | 112 |
| 一朵花的微笑 .....      | 115 |
| 绝跳 .....          | 117 |
| 冰缘 .....          | 119 |
| 银牌 .....          | 122 |
| 良家妇女 .....        | 125 |
| 暗战 .....          | 127 |
| 舞者 .....          | 129 |
| 秋海棠 .....         | 132 |
| 流浪狗 .....         | 135 |
| 上天眷顾笨小孩 .....     | 137 |
| 深潭 .....          | 140 |
| 鬼蝴蝶 .....         | 142 |
| 咒蛙 .....          | 145 |
| 蛇医之死 .....        | 147 |



|                |     |
|----------------|-----|
| 画脸 .....       | 149 |
| 青蛙噬 .....      | 151 |
| 黄昏渡 .....      | 153 |
| 枷牛 .....       | 156 |
| 琴错 .....       | 158 |
| 酒吧里的山鹰 .....   | 161 |
| 赤兔马 .....      | 164 |
| 意外的约会 .....    | 166 |
| 小红蛾 .....      | 169 |
| 吃药 .....       | 171 |
| 暮春 .....       | 174 |
| 诱饵 .....       | 177 |
| 一个人的 KTV ..... | 179 |
| 老沙的沙县小吃 .....  | 181 |
| 鸟人庄思 .....     | 183 |



## 阴谋家

鸡叫四遍的时候，冬生就听到娘起床的声响，接着就听到“咔沙咔沙”的汲水声和“抽答抽答”的拉风箱的声音。冬生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从板壁间窜进来，它们像虫子一样地钻进冬生的鼻子里，呛着冬生的记忆。

天还没亮，娘已在敲着房间的门板了。冬生早醒着，却装着刚醒的样子，在床上赖一会儿，猛地掀掉身上的被子，将自己叫起来，洗漱换衣。娘已早早地将一身齐整的衣服放在冬生床边。

冬生刚刚将自己打理好，就看见三姑摇着肥硕的身体进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糖水鸡蛋从娘的手中亮出，然后又亮在三姑面前。三姑大马金刀地坐下，端起碗，漏斗似的将四个糖水鸡蛋收进腹中，然后满意地用手背抹下嘴。三姑常奚落自己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做媒呢，就是为着我这张嘴，亏什么都别亏了我这张嘴。

三姑已经不止一次地吃过冬生家的糖水鸡蛋了，吃得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往常，她总是十分有把握地说，就凭我三姑的本事，给冬生说一门亲事还不是手到擒来？但一次次地无功而返，三姑就有些底气不足。这次，三姑拍拍冬生的肩，你别急，这一次肯定成，再不成，我把我家娟子说给你。三姑可真是把压箱底的活也亮出来了，足见她对说媒的执著和热爱。

冬生长得瘦弱斯文，书生样腼腆，正好是农村青年致命的缺点。弱儿寡母，想说合一门可心的亲事有多难？冬生嘴里说不急，可岁月跟鞭子似的在后面催着，能不急吗，你说能不急吗？

冬生也去厨房吃了一碗糖水鸡蛋，然后跟在三姑后面上路了。相亲的那家在十几里之外，途中需经过一条小河和河上一条独木桥。俩人走到河边傻眼了，一条独木桥低低地横在河的两岸，却不知何故从中间断为两截，三姑望着冬生说过不去了，冬生也望着三姑说过不去了，三姑说难道是天意，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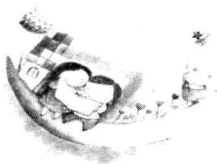
要把我家娟子说给你？冬生不好意思地笑着，三姑说不成，你家成份高，娟子进门要吃苦的。三姑说这话时河岸边已经堵了不少人，三姑就同过不了河的人们聊起来。三姑是个人来熟，也有很多人认识三姑，笑着问三姑又要给哪家说亲，三姑就“呱咕呱咕”地融入人群中去了，像一条鱼游进了江河。一会三姑兴奋地脱出人群，拉着冬生的手说成了，不用去河对岸相亲了，河这边就有一家好人家。冬生疑惑地望着三姑说，不会吧三姑，你这么快就套上近乎了？三姑说，也不看看我三姑是谁，有多少好夫妻都是我三姑一手牵起来的。

冬生就又“踢达踢达”地跟在三姑后面走，到了那户人家，几个面色凝重的老人审问似地问各种问题。他们是第一次，冬生却是老生常谈，早已经司空见惯。冬生的眼睛东张西望着，他看到一个女孩的面容惊鸿般地从他面前飘过就消失了，然后他一直沉默着，成了三姑一个人的舞台，时而可以听到三姑爽朗的笑声。后来，他和三姑一同离开了那户人家，路上他试探地问三姑能成不，三姑说没问题，我看这次是真没什么问题，人家父母说小伙子诚实，姑娘也没意见，能有意见吗，还不都是大人做主。冬生看了看三姑，想说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三姑这次又夸口了，当三姑再次端起冬生家的糖水鸡蛋时，放在嘴边闻了闻又放下了。三姑气急败坏地说，我还吃什么糖水鸡蛋，我这次是来做自己的媒，把我家娟子留给你冬生，也不知你祖宗上积了什么德，将这么好的闺女给捞了去，都怪我这张馋嘴。冬生望着三姑沮丧的表情笑了，那种隐藏不住的幸福的笑意也把三姑传染了。

娟子就这样嫁给了冬生，结婚的那天，小两口在新房咬耳朵，娟子点着冬生的脑门，说，那独木桥是你弄断了的吧，也不怕人家骂。冬生说，你还说我，我相亲的那家还不是你搅黄的，人家女孩在镇上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二婚头还想娶个黄花闺女，我想这个“二婚头”的罪名也只有你会给我安上。

后来，我来到这世上时，三姑总会用她胖嘟嘟的手搂着我说，你爹你娘那点破事还想瞒住我？他们暗中眉来眼去的能成个什么事？要不是我一边说媒，一边去败事，你呀，天知道还在哪个角落呆着呢。我说，哎呀！外婆，原来你们都是阴谋家。



## 端村往事

我不常去端村，但有时必须得去一次。

端村是我老家。

端村是个典型的江南村落，村前是田园一片，村后有小河一条。我在端村只度过十年的时光，我偶尔回到端村去的时候，村里很多小孩子用相当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端村已不当我是他的孩子了，当然，我心里也陌生了端村。

端村不常入我梦境，只是偶尔会有几个故乡般的人物，在我眼前梦游般地闪过，喜旺是这么进来的，好嫂也是这么进来的。

喜旺总是在我们放学的时候准时出现，他穿着一件破长衫，胡子拉碴，一条裤腿吊得老高，又高又瘦的身材，一副寒酸相。喜旺喜欢在放学的路上拦着我们小孩子和我们说话，因为村里的大人，尤其是男人都不和喜旺说话，大人不和他说话，他就找小孩子玩，可有时，我们小孩子也是不屑于和他说话的，喜旺就很生气，装出想打我们的样子，可是我们不怕，因为他一次也没有打过我们，他总是假装生气，他假装生气的样子很好笑，于是我们就哈哈大笑。

有一次，喜旺在路上拦住我，喜旺弯下身子神秘地说，叫我一声爸爸。

我不叫，我虽然很早就没有爸爸，但我知道他不是我爸爸。

你叫，叫一声我给你一颗糖。喜旺继续说，而且摊开手掌让我看他掌心里的糖。

我还是没有叫，但是我的眼睛落在他手里不肯离开，我清楚地听到我喉咙里“咕冬”地响了一下。

叫嘛，就叫一声，反正也没有人。喜旺继续怂恿我，他的目光充满期待，我甚至看到他满脸飞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叫了，反正我的喉咙是动了一下，我飞快地抓起他手心里的糖，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了。

此后再见到喜旺我就觉得有点不自然，好像他真的成了我什么人似的，又有一天，喜旺又将我在路上拦住，让我看他手心里的糖。

我不叫，这次没等他开口我先开口。

为什么？

我妈妈不准我叫，她说我要叫了她就打我，就不让我吃晚饭。

喜旺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把糖递给我，我不敢接，然后我跑开了。

后来，我经常可以看到喜旺一个人在田野上游荡，像一根会走路的电线杆，秋风吹动他的破长衫，我觉得他很孤独，我突然想，如果他再让我叫他爸爸，我很愿意，可是他再没有让我叫过，而我也不能吃他的糖，因为我怕好嫂。

好嫂在端村出了名的泼辣，她又喜欢挑拨离间，她在春花的面前说秋云的不是，在秋云的面前又说春花的不是，春花和秋云都在场，她就说冬秀。一开始她的离间很有效果，让几个女人在河边扭打得披头散发，谩骂中慢慢寻出根源来，原来都是好嫂在其中作祟，所有的情节都是她编出来的。但是她们不敢对付好嫂，好嫂是个寡妇，若是惹着她，她不骂她们，却骂她们的男人，女人们心疼自己的男人，不愿意做寡妇，就忍，忍的结果就是助长了好嫂的气焰，这样好嫂就恶名远播了。

我也不喜欢好嫂，可我离不开她，她是我妈。

有一次好嫂就在村里拦住喜旺，当时有很多人，喜旺走不脱。

听说你很想做我娃他爸？好嫂瞧着喜旺。

喜旺摇头，我没有这意思。

有这意思你冲我来呀，来上老娘的床呀，只要你拿得出男人的本事来！好嫂的声音很响亮，村里人都听到了，听到的人都哈哈大笑。

喜旺没有笑，他的脸血一样的红，可是地面上没有出现一条成全他的地缝。

喜旺被村里很多人围在当中，被动地接受着一个泼辣寡妇的奚落和谩骂，很多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从这个寡妇的嘴里飞出，像马蜂一样地蜇着喜旺。

喜旺不是男人！好嫂的嘴巴像扩音器，这种原本只是传闻通过好嫂的嘴似乎得到某种证实而且不脛而走。



那天后，喜旺在端村失踪了，端村的田野上消失了一根会走动的电线杆。

喜旺走了，我的童年生活也空了很多，我经常想到喜旺，想他的结果就是夜晚梦到他，有一次我梦到他在街上捡破烂，还捡脏东西吃，我把这梦告诉好嫂，结果吃了她一掌，她说，不许梦到他！以后再梦他就要挨打，不许吃晚饭！

我觉得她对喜旺太过分了，喜旺不就是想做一回我爸吗，他那么大年纪了没做过爸爸，肯定很想做，况且又不是真做，好嫂真是太过分！

可是我也得在好嫂的欺凌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小小年纪不但要读书，还要做许多家务活，农忙时，好嫂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还把我支使得团团转，十几亩的稻田，就算她再男人，也抵不得一个真男人。以前丰收季节，总有人偷偷地把我们田地里成熟的稻子放倒，省得了我们不少的功夫，我怀疑这是喜旺干的，因为喜旺出走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稻子进了仓农事就淡了，农闲时好嫂闲不住，若她闲住了她的嘴就闲不住，所以好嫂去粮仓打工，和男人一样搬运粮食。一麻袋粮食有二百来斤，压在她身上她能步行如飞，但若是十麻袋，百麻袋压在她身上，结局会是如何呢？

那天，码好的粮食突然山一样地倒下来，好嫂正好扛着一袋粮食，躲不及，那些粮食就全部压在好嫂的身上！

从粮食堆里扒拉出来的好嫂只剩下一口气，剩下一口气的好嫂奄奄一息地望着我，我吓得大哭，我的哭引出了端村不少人的泪水，包括春花、秋云和冬秀。

好嫂给我一张纸条，她叫我去找喜旺。

我不去！我哭着说，我知道好嫂最恨喜旺。

去找他，他是你爸！

好嫂这样说，好嫂最后这样对我说。

我想问喜旺为什么会是我爸，这怎么可能？可是好嫂没有告诉我。她来不及告诉我。

好嫂死了，端村平静了，我却没妈了，寂静的端村很可怕，一片死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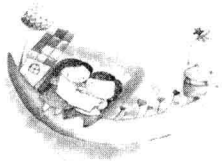
我就离开了端村，握着这张纸进城去找喜旺，可是我也没有找到喜旺，只找到一个长得很像喜旺的人，我叫他爷爷。



我一直在爷爷家长大，喜旺没有出现，我就这样长大了，长大的我很想知道好嫂和喜旺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可是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没有人。

我不去端村，我害怕面对它，但是每年清明的时候，我不得不回去一趟，我怀念好嫂，怀念并热爱她的坏脾气，这种爱生长在骨髓里，无法根除。

还有喜旺，却让我不知怎么怀念，想他了，我去看街上的电线杆，有时在夜里我会突然泪流满面，想到端村这两人，我悲伤得无法悲伤。



## 油布伞

父亲撑着一把油布伞行走在弯曲的乡路上，黄色的油布伞面像一个半圆的桔子一点点地移出我的视线之外，而灰色的天空、稀疏的小雨魔术师般地彻底将他幻没在我的视线里。

母亲在等父亲去镇上割肉回来，她用阴晴不定的表情掩饰她内心兴奋而又矛盾的心情。在那个灰蒙蒙的早晨，母亲、父亲和那把油布伞都是特定的道具，以至于我一直不敢肯定，这个阴谋究竟是母亲单方面的设计还是父亲单方面的设计或者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合谋？

父亲不是完全的端村人，虽然端村的水土曾经养育了他，但他进城工作后就不承认自己是端村的一份子，只是他又不能脱离端村，因为我和母亲依然吃着端村提供的口粮，我们像系在风筝上的那根讨人嫌的线，束缚了他的自由。

我和母亲是他的累赘，我长大一些就能觉察出这一点，父亲在把部分工资交到母亲手上时，脸上是一种施舍的神情，而他从来没有帮我们干过农活。我们汗流浹背地弯着腰，躬着身体行进在稻田里，看着父亲悠然自得地在田间小道上行走，将双手背在身后，金黄色的背景里他的白衣显得无比干净和文雅。

那天早晨，父亲去而未归，而那把油布伞却老马识途般地回来了。乡邻将它递给我的母亲，并且奇怪地问我们的伞怎么会躺在断桥边，乡邻在还给我家伞时也带来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那座通往小镇的木板桥突然断裂！母亲闻言顿了一下，随即迅疾地跑到桥边，果然看到那块桥板从中断为两截，怨妇般地垂吊着，而干涸见底的河谷里只有遍布裸露的卵石和一些可疑的痕迹，但父亲已经失踪了。

父亲再次出现在端村时是在一辆警车的陪护下，他和两个身穿白衣的公安人员一同下车。父亲指控母亲有谋害他的嫌疑，因为那块断裂的木板有人





工割锯的痕迹！公安人员在验证无误的情况下威严地审问我母亲，我看到母亲脸上一片苍白，语无伦次但还知道矢口否认，所以最终因为证据不足，父亲的指控没有成立，但他却理所当然地提出了离婚。

父亲的提议得到了民众的人气支持，在端村，母亲本来就是个人人非议的女人，她长相妩媚，善于和男人沟通，所以常常绯闻不断。但只有我知道母亲是贞洁的，她只不过是利用姿色让一些男人心甘情愿地为她干些力气活，她从来没有在夜里出过家门。父亲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作为离婚的理由，而木板桥的疑案更具有说服力，母亲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反驳父亲，在端村人的七嘴八舌中，她选择了顺从。

财产分割很好处理，父亲宽容地让母亲可以继续留在端村，因为他根本打算不回来，在我的归宿问题上，父亲和母亲的意见也惊人地相同，父亲希望我跟从他，母亲也极力游说。法官则用很官方的语言对我说，你已经 18 岁了，所以，你完全有自主的选择权，我们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我选择了那把油布伞，这把印着鸳鸯图案的油布伞据说是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物，它孤独而又安静地躺在角落里，我闻到一股浓重的桐油味道，还有忧伤。我对我的父亲母亲说，你们跟我来一趟。

我走到那座断桥边，撑开伞，回过头对他们相视一笑，我看到母亲惊叫了一声，父亲则皱了皱眉头，而我，却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我完好无损地从干涸的河道里爬起来，因为这把油布伞降低了我下降的速度，我知道做物理老师的父亲当然更知道这原理，因为他就是这么跳的，但我不会揭穿他，我准备背负着这个秘密远走天涯。

多年以后我知道，那块木板真是母亲偷偷地在夜里锯掉的，而策划者父亲在一旁愉快地抽烟，为了不伤及无辜，父亲选择了第一个行走。他们费尽心机制造离婚的理由，只不过是想把我的户口迁往城市，在那个户口至上和离婚艰难的年代，父亲和母亲只能出此下策。父亲的计划可谓是滴水不漏，但出了纰漏的是，我没有合作，通过上大学的方式将自己的户口迁离端村，父亲则假戏真做，他和一个城市女人结婚了，而母亲则一直留在端村，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都撑着那把油布伞。经过岁月的熏陶，油布伞已经暗淡无光，而当年断桥的地方早已有一座水泥桥，桥下有溪水流过，两岸野草闲花，风光无限。